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4 年 4 月 30 日

第 100 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IPDC)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CPS)

“生態聖賢”柯布與他的“生態文明母邦”

王治河 樊美筠

作為“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在世哲學家之一”和“西方社會綠色 GDP 之父”，小約翰·柯布博士 (John B. Cobb, Jr.) 是世界著名過程哲學家，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領軍人物，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鑒于他幾乎等身的 50 餘部著作和國際學術界上萬的著述引用量，其學術成就自然無需贅述，但他與中國的淵緣却鮮為人知。其實，如果算上在娘胎的小日子，1925 年 2 月 9 日出生的柯布與中國的緣分可以說長達 100 年了。

目睹中國百年巨變

由于母親和中國前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是同學，還在襁褓中的柯布曾被媽媽抱着給老同學宋慶齡獻過寶。抗日戰爭前夕，少年的柯布也曾隨父母來過中國。他去的是天津，是坐人力車去的，走了多少天，他已記不清楚了。然而半個多世紀後他去天津師範大學講學，則是乘高鐵去的。北京到天津，不到半小時，一杯咖啡沒喝完就到了。“真是今非昔比，恍如隔世啊！”老人曾經如此感慨。

偶有不明真相的人，斷言柯布不了解中國；老人的回答總是：我或許不如您了解中國，但像我這樣親眼目睹了中國百年巨變的美國人，當世還活着的則沒幾個。細究起來，從德裏達到齊澤克，從亨廷頓到羅

爾斯，西方學術巨匠真正對中國感興趣的不多，即便感興趣也大多是將中國作為“他者”來研究的。似柯布這般躬身入局，甚至將雙腳踏上中國鄉村大地上的世界著名思想家實屬鳳毛麟角。

2018 年的中國之行，他參加在小湯山舉辦的“美麗家鄉·零污染村莊（社區）建設論壇暨垃圾治理與生態文明研討會”。會議給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300 多位來自草根的村民、村長、鎮長、環保組織、公益組織、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共聚一堂，氣氛之熱烈，不親自經歷者根本無法體驗。令人驚奇的是，兩天會議開下來，居然一個空塑料杯和礦泉水瓶都沒產生。“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在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長期淫浸中長大的美國人在許多方面應該向你們中國人學習。”面對臺下 300 位與會者柯老表達了自己的感嘆。“為什麼我看好中國，認為生態文明希望在中國，就是因為我通過中國的這些變化以及中國政府的決定和中國人民生態

本期要目

- | | |
|----------------------|----|
| ◆“生態聖賢”柯布與他的“生態文明母邦” | 01 |
| ◆為生態增長重新定義市場 | 04 |
| ◆用生命影響生命 | 07 |
| ◆“瓦片情節”：反守為攻的保護 | 09 |
| ◆又見格裏芬的生態屋 | 11 |
| ◆萬物有靈 | 12 |
| ◆季節的足跡（之一） | 14 |

意識的覺醒，知道他們的確在走向生態文明。”老人同時為自己能有機會一次又一次到中國來，“親歷這個偉大的進程”而“感到非常榮幸”。

二、足跡遍布中國

因着過程哲學和生態文明的機緣，過去的歲月裏，他不僅理論上積極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大聲鼓與呼，而且耄耋之年的他不顧年事已高，近年來幾乎每年都要來華，參觀各地的生態實踐案例，傳播生態文明理念。柯布經常來往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從高層到普通民眾到有機農人，他都有廣泛的接觸，其足跡甚至深入到貴州苗寨的生態梯田，浙江麗水蓮都的有機稻田，下南山村民家中，普洱的有機茶園裏，胥嶺生態村的山道上，也因此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所到之處，自然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人們親切地稱之為“我們時代的生態聖賢”。許嘉璐先生稱他為“老哥”，說他是“具有大愛之心的人”，潘岳先生百忙之中特設午宴款待他；浙江麗水蓮都的理發小哥拒絕收他的理發錢，安金磊老師請他的道醫朋友給柯老做長途旅行後的調理，更有杭州的某愛心女士從萬裏之遙寄來一筆善款，點名要用這錢給柯老買點好吃的。

特別令人感動的是曾長期在福建允坦村擔任村長的黃妹英女士，雖然不會說普通話，却硬要女婿女兒開車拉着自己驅車數百裏從福建到浙江，就為看柯老一眼。楊麗教授領銜的哈爾濱過程研究團隊師生送給他那幅“我們愛您！”至今被他懸挂在客廳裏。普洱市領導則希望老人把普洱當作家，常回家坐坐。浙江蓮都和雲南普洱還特意為他設立了生態文明院士工作站，這為他提供了近距離觀察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寶貴平臺。更多的人則受老人知行合一的人格感召，直接投身生態實踐。如王俊鋒博士和妻子鄭金容女士在福建創建的千畝“和美生態園”。

三、欣賞中國、理解中國、感謝中國

柯布所住的位于美國西海岸的小城克萊蒙，作為中國京劇大師梅蘭芳獲得榮譽博士的地方，一向以對中國友好著稱。柯布在克萊蒙寓所也曾常常接待來自遠方的中國客人，其中既有名流學者和環保人士，也有政府高官。

這些親身經歷和民間交往加上他過程哲學家獨到的站位和洞見，使他對中國的認知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大部分美國人。這樣我們也就多少理解了在西方社

會普遍以黑中國為“政治正確”的日子裏，他為何力挺中國，為何如此青睞中國。作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支持者。柯布是西方社會第一個公開提出“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的國際知名學者。當中國明確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國家戰略提出後，柯布立即有一種他鄉遇知音的激動。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鼓與呼，在全球範圍推動生態文明遂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中之重。為此他不惜罄家辦會，捐出夫妻倆省吃儉用攢下的50萬美金，于2015年6月舉辦了舉世矚目的生態文明千人大會，來自30多個國家的3000餘名專家學者和環保主義者包括300餘名中國代表參加了該會，而他自己却已30多年沒買新衣服了。

在他的全力推動下，作為首個在美國舉行的全球性的關於生態文明的國際論壇，“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迄今為止已成功舉辦了16屆，成為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論壇之一。2018年5月正值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之際，在中國走向生態文明建設新時代的重要關頭，他又站出來發聲，高度肯定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上不斷取得的新進步。在接受新華社獨家專訪時，柯布明確指出“中國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帶來希望之光”。2019年9月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演講中，他更是直言不諱：“在我看來，中國提出走向生態文明這個偉大的主張，是21世紀中國對世界做出的巨大貢獻。”

他的發聲幫助人們客觀而全面地了解正在建設中的美麗中國，在國際社會引起了積極反響，將生態文明的聲音傳向美國各界。今天，“生態文明”在西方社會從“不覺明厲”到成為“熱詞”，自然是許多有識之士努力的結果，但柯布院士特別是他的生態文明千人大會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盡管周圍布满敵意，但柯布從不掩飾自己對中國的喜愛。柯布異常濃鬱的中國情結不僅體現在他愛吃中國菜，也體現在他愛穿唐裝；既體現在他日常生活中的處事原則上，更體現在他為中國人民的共同福祉的每一步提升而歡欣鼓舞上。

柯布愛吃中國菜是出了名的了，其中特別愛吃我們做的“漢代菜”。記得柯老第一次來家做客吃“漢代菜”的時候，樊老師給他介紹說，漢代菜的芳名叫“冬葵”（又名“葵菜”或“冬莧菜”），它是中國本土一種非常古老的蔬菜，歷史上曾做過“蔬菜之王”，《詩經》裏亮過相的，是2000多年前漢高祖劉邦吃的菜。柯老

說：“哦，這菜看起來沒那麼老嘛。”

說到唐裝，每逢重大節日，他都穿着那件棗紅緞子、福壽團紋的“唐裝”，那是他的最愛！記得在他 95 歲生日晚宴上，身穿唐裝的他，面對從美國各地蜂擁而來的自己的粉絲，柯布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的喜愛。長達 45 分鐘的演講，他幾乎有一半時間是在談中國，講中國抗疫的不易，為中國人民因為疫情所遭受的巨大苦難而痛心，批評美國政府為阻止中國崛起所設置的種種障礙，為中國生態文明的可喜成就贊嘆不已。

去年在我們回國期間，年近 99 歲的他做出了一項重要決定——“延遲退休”，因為感覺這個世界還需要他。為了彌補記性不好的毛病，老人自費公開招聘了一個助理，幫他打理諸如處理電腦故障、整理供報稅用的捐款憑證等瑣碎事務。最後一輪共有三人勝出參加面試。其中兩位是女士，一位是男士。老人最後選擇了男士，是我們克萊蒙研究生大學英語專業的一位在讀博士生。老人解釋說，他不存在性別歧視問題，兩位女士也很出色而且彬彬有禮，對老人介紹的我們後現代研究院的一些項目和活動似乎也感興趣。但該男士就不同了，他是表示出“極大的熱忱”，許多不屬於他職責範圍的事，他也主動要求攬起來。“最主要的是，他對中國不是一般的友好！”柯老解釋道。針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老人不久前特意啟動了一個“理解中國”項目，組織美國同仁撰寫文章為中國正名。

知識本身是沒有溫度的，祇有當知識與人格融合的時候，才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生活中的柯布儒雅謙和，慈祥得“像個鄰家老伯”。不管是初次見面還是多次見面，他總能令人感到賓至如歸。記得北京林業大學鐵錚教授來美參加生態文明國際論壇，初次見到柯老時有點緊張，加之倒時差倒得頭昏腦脹，當柯老問他“何時抵美的”時，他脫口而出說成了“明天到的”，引得柯老哈哈大笑，說“看來你是穿越了哈”。一句玩笑話瞬間化解了尷尬。

雖然嘴上說，來看他不要帶禮物，但看得出，對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帶來的土特產諸如有機茶、有機咖啡，他還是滿心歡喜的。或許是因為這些來自中國的“山貨”捎來了“春的消息”吧。

筆者這次從國內回美後實在不知該給老人帶點什麼，就送了一對文核桃，希望他常常把玩，按摩按摩手指。樊老師還當場特意解釋了“十指連心”的道理。可惜，老人沒玩過這個格調，不知如何把玩，祇好一個

手握一個哈，也算一種“後現代玩法吧”。

有鑒于西式現代化對有機共同體的摧毀（老人認為現代性的最大犯罪之一是對有機共同體的摧毀），來到中國的柯布每每為中國人民重建有機共同體的努力，特別是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和諧的每一個努力而贊嘆不已。記得 2019 年在普洱參觀考察時，盡管他對普洱的國際咖啡交易中心、普洱祖祥高山有機茶園、玉林白芨種植基地、帝泊爾茶葉公司、那柯裏特色小鎮等，每一處都興致勃勃，但最令他感興趣的是普洱學院美術專業的師生教當地農民畫畫，創作獨特的絕版木刻，以及農民走路到白芨中草藥基地上班。作為有機過程哲學家，他的金句是：“在愛和合作中死去，遠勝于在無愛的孤獨中活着。”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四、柯布眼中的“生態文明母邦”

自 1971 年出版《是否太晚》從哲學的角度預警生態危機，柯布一生 50 多本著述，涉及教育、哲學、環境、經濟、生物、宗教等不同面向，它們有一個共同的落腳處：即從哲學高度研究、論證生態文明，從不同的側面系統、全面地提出了後現代生態文明理論，全景式地擘劃了一個生態文明的未來圖景。

柯布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獨一無二的資源，它尚未被現代西方機械宇宙觀和還原論的機械唯物主義沾染，著意用有機聯系的眼光看待世界，總體而言是深度生態的，它與過程哲學可謂“深度契合”；中國仍然存在着數量眾多的村莊和農民，仍有基礎復興四千年生態農耕的傳統；此外非常重要，中國獨特的共同治理的政治體制、人民政府為人民謀福利的清楚定位、中央領導集體對生態文明的清醒追求，都迥異于被少數大財閥掌控的美國。多年以來，柯布親眼見到，中國人民在生態文明方向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進展，這些都較美國更接近柯布的生態文明理想條件，生態文明在中國的實現，因而也更有“可能”；中國故而成了柯布眼裏持久的“希望”，他心裏的不滅燈火，他的“生態文明母邦”。

作為世界生態文明運動的旗幟性人物和公認的“中國生態文明的義務代言人”，柯布即將迎來 99 歲生日；多年以來，這位老人遠涉千裏萬裏，以躬身入局，投身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俯首甘為孺子牛”，或因他有“思歸”的心情，同時完美地實踐着對世界的忠誠、實現着自己深信的精神價值。在特意為《柯布與中

國：直觀柯布後現代生態文明思想》一書所撰寫的序言中，他說：“我衷心地感謝中國人民，感謝中國，因為在中國，我感到有改變歷史進程的機會。美國眼下的混亂迅速衰退也給了中國這個機會。在我看來，建設生態文明將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最偉大的禮物！我祝福中國！”

謹以此文，獻給與我們一樣走在生態文明路上千千萬萬的同道，正是我們一起知行合一地實踐，以身

載道，構成了柯布的屬望，所以一眾優秀學者與他一道，身在西方，而以激賞的眼光看向東方。以柯布所歷過去這百年的歷史為尺度，也確實沒有什麼生日禮物，比“希望”更妥帖的了。

（作者王治河，哲學博士，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樊美筠，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共同創始人）

為生態增長重新定義市場

【美】羅伊·莫里森 蕭逸林譯

現有的市場并不理想。它們不僅導致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和數十億人的貧困，現在還導致了全球生態崩潰、大滅絕和社會大解體。為什麼要撰寫一篇關注一祇稀有的鳥，一篇關注全球生態和經濟增長的文章呢？

答案有兩方面。首先，市場手段是全球範圍內最可行的路徑，用以轉變全球市場行為及其後果。我們不能一開始就假設：好吧，廢除資本主義和市場，然後等待全知全能選舉出來的生態緊急參議院發號施令，並期望其裁決，能有效且盡快在全球範圍內實施。其次，將市場的本質和行為與社會本質和行為分開是一種根本性的、悲劇性的錯誤。我們的問題不在于市場本身，而在于那種允許以自由和資本主義之名推動此類濫用行為的社會本質。

全球生態可持續經濟增長是一個社會擁抱和追求的目標。它不僅僅是看不見的手或計劃手冊的產物。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分離是我們走向自我毀滅之路的原因。我們已經允許並接受了自由和自然社區之間的潛在分離，將其中之一視為自由的領域，而將另一個視為可抵消的僕從領域。實際上，自由和自然社區是完全相互依存和互動的，它們是我們社會生活和社會現實的總結和不斷發展表達。沒有自由，自然社區就是服從的表達，或者，充其量是一種有序的暴政。沒有自然社區，自由就是欲望和自我的無限膨脹，是一個唐納德·特朗普的世界。

生態和社會正義不能簡單歸結為從富人到窮人的資源再分配。生態和社會正義更多是一種共同的追求，無論是在地方層面還是全球層面，都把自由和社區視為生態文明的重要且相互依存的基礎。生態文明是自由和自然社區的必然追求，是哲學家伊麗莎白·安德森所考慮的民主平等，而不僅僅是市場的追求，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其他形式的市場。我們在這裏考慮的經濟和市場手段，旨在通過自由和自然社區的視角來審視。在生態文明中，經濟學受到追求可持續性、社會和生態正義、自由和社區的影響和塑造。不能再允許經濟學駕馭人類。

經濟學，或家庭管理，如亞裏士多德所創術語，歸結到基本層面，不是關於增長和貪欲的問題，而是關於平衡和可持續性的問題。經濟學和市場應該被視為一個控制論反饋的過程，有助於顯示追求、維護和優化個人、包括少數人和大多數人社會和生態區域健康和福祉的最佳方式，以及自由如何表達、社區如何行動的信號。市場本質上可能比中央計劃具有重大優勢，但這并不意味着市場既能自動成為自由的王國，又能免受最糟糕的後果帶來的影響。

面對市場失靈，我們必須懷有強烈的緊迫感和人文追求。我們對於全球生態動態變化的理解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無法讓我們適當調整、應對突發的生態威脅。我們不知道我們接近災難邊緣有多近。僅

憑經濟理性無法解決、停止和逆轉氣候變化這一核心挑戰。

社會與生態市場：人文與行動的時刻

顯然，我們對生態圈的基本動態以及我們行為產生的突發現象知之甚少。這裏有三個最近的例子值得考慮。

首先，不久前發現，全球地質力量——構造板塊的移動導致山脈隆起——在熱帶地區形成了一種全球恆溫器。重雨、高溫以及富含鈣和鎂的巨大山脈與溶解在雨水中的大氣二氧化碳發生化學反應，形成石灰岩並將數十億噸的碳從自然界中隔離出來。因此，熱帶山脈的一小部分緩解了自然增加的全球二氧化碳的影響，例如來自火山的二氧化碳，這些火山過去曾是氣候變化和滅絕事件的驅動因素，人類排放二氧化碳亦如是。它們的效果有限。好消息是，氣候變化的速率可能比模型預測的要慢或者更粘滯。壞消息是，當最後一磅二氧化碳將氣候破壞殆盡，對人類文明或地球上大多數物種來說，向新的氣候平衡狀態的加速轉變可能是一場災難。

第二，德國自然學家注意到近年來昆蟲數量急劇下降。幾乎在任何地方，汽車擋風玻璃上的蟲子屍體都明顯減少。這種情況是全球性的，不僅僅是歐洲，也不僅僅是溫帶地區。最靠譜的理論解釋是：氣候變化打亂了微妙的生化動態，而昆蟲無法像哺乳動物那樣自我調節體溫，因此對氣候變化特別敏感。即使在波多黎各的埃爾雲克國家森林保護區內的叢林中，也發現了昆蟲種群崩潰的情況。顯然，即使平均氣溫上升 2 度也會擾亂昆蟲的繁殖。這對鳥類、青蛙、其他兩栖動物和一些哺乳動物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食物鏈開始解體，人類的食物傳粉者正在消失。誰知道會怎樣呢？

第三，有來自南非的報告稱，巨大的猴面包樹，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壽命可達 2000 年或更久，開始死亡。這再次表明，樹木的死亡似因氣候變化而非疾病，特別是在它們分布區的南部（較涼爽的部分），近年來它們不僅遭受高溫，還遭受幹旱和更劇烈的溫差。氣候及其生物效應的發生不是天氣原因。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氣候變化的後果既是緩慢展開的，也是突然的、劇烈的。似乎古已有之的東西並不真的存在，隨着人類世的大規模滅絕也不會繼續存在下去。誰知道會怎樣呢？

當前經濟現實的社會性

當前經濟現實的社會性是一個有用的立場，從這個立場可以審視目前全球自我毀滅的資本主義實踐。這種掠奪不是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在柏拉圖或馬克思主義抽象意義上的表達。相反，它是一套特定的規則和實踐，指導我們的行為以及特定市場或非市場系統的後果。經濟現實與社會現實一樣，都是社會決定的。在不斷發展的社會世界中，政治經濟是由對抗和治愈過度行為的反應的興起所驅動的。

全球生態經濟的增長，由自我保護和追求社會與生態正義所驅動，是對導致生態災難和富人財富與權力日益集中的路徑的回應。雖然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了 12%，但世界上最貧窮的 50% 的人的財富下降了 11%。現在，少數幾位億萬富翁擁有的財富超過了世界上數十億最貧窮的人。

我們對價值和正義的定義往往被理想化為源于“自由”市場的結果，這些市場受理性選擇的指導，以使價值和效用最大化。而這種“自由”是基于污染和掠奪的能力。我們核算了一切，除了我們不想知道的事情，比如那些生活在集中營附近的鎮民，他們一本正經地聲稱自己對每天帶來數千人且總是空車離開的火車一無所知。

如果没有治愈性的變革，隨着情況惡化，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將使得商業和污染如常進行變得不可能。減少和消除二氧化碳排放的必要性已經成為一種生存的必要。經濟學家的任務是指示我們，追求生態經濟增長的道路不僅能拯救我們，還能為所有人的可持續繁榮奠定基礎。

自由與自然社區

忽視或貶低自由與自然社區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因此也忽視了我們的倫理和經濟的社會性質，這是一種錯誤。最明智的人，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哲學家，似乎都在重複這種錯誤，將經濟千方百計地與道德或不道德分開。我們有一個理想化的市場世界，和一個理想化的倫理和正義世界。當然，這篇文章也提出了一個理想，即追求可持續性、生態和社會正義，這將與充滿挑戰的現實大相徑庭，無論好壞。

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明智地將經濟學定義為 oikonomia 或“家庭管理”，其中 oikos 意為“房子”，nomos 意為“法律”，他將其與他在《尼各馬科倫理學》

中稱為 pleonexia 的破壞性貪婪和吝嗇進行了對比。亞當·斯密除了在《國富論》中講述自我平衡的市場和由自我利益推動的看不見的手之外，還另在《道德情操論》中寫了關於道德指導的內容。

理想市場與實際市場之間的分歧無處不在，從卡爾·馬克思到弗裏德裏希·哈耶克，再到羅伯特·諾齊克、約翰·羅爾斯和伊麗莎白·安德森。關於倫理和經濟學的學術論述充滿了難以明言且無法避免的文化假設和理解。顯然，將經濟學建立在決定經濟和社會現實價值和美德上的表述極其困難。這些價值美德是計算市場均衡的微分方程之外的變量。

我們的挑戰是使實際市場和經濟增長的行為服務於真實的人、他們的社區和生態圈的利益。我們的任務不是將理想化或典型的市場視為“奴隸王國”（馬克思）或“自由王國”（哈耶克和諾齊克）。而是市場規則、法規、法律、政治和社會習俗的性質，這些可以引導市場系統成功追求經濟增長，進而導致生態改善和社會與生態正義。

我們的飲食習慣和我們的行為決定了我們是誰。如果你想改變商業的本質，那就開始並經營一家這樣的企業。這就像是說“我想成為一名作家，擁有所有想象中的榮耀”和簡單地說“我寫作”之間的區別。社會變革通常是由年輕人的活力和熱情驅動的，是自由和自然社區實現和創造奇迹的能量，去做那些被認為是不可的事情，那些被想象和思考過但尚未存在的事情。生態商業是關於金錢的，但它也關乎更多：一場生態和社會革命，正在改變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經濟“科學”仍然基於關於“理性”經濟男女（人）的假設，他們被無盡的欲望所驅動，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和最大的快樂。事實上，責任重於金錢。我們需要理解，市場並不會神奇地自我修復並創造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相反的情況。

約翰·羅爾斯在他的杰作《正義論》中假設存在一個無知之幕，阻止人類意識到他們能否從某個決定中受益，以此來作為判斷是否接受公平正義的指導，他幾乎沒有討論自然社區及其決定性的影響。正義作為公平的指數甚至沒有自然社區的一席之地。而自然社區已經建立了規則，可以推斷，祇有遵循這些規則才能並且必須做出如此高尚的決定。自然社區是基礎；自由是具有自我意識的女性或男性的行動。

如果我們能理解自由與自然社區相互依存性，那麼我們就能理解道德、正義、政治和經濟，關注既有權利、尊嚴和責任的個人，也關注保障和體現這些權利的自然社區，這個社區不僅僅是其組成部分的總和。

我想起了兩個例子。當我在研究生院學習自然社區經濟發展時，我的幾位同學是美洲原住民，他們向我描述了他們的部落決策過程。在某些方面，這有點像我熟悉的新罕布什爾州小鎮會議。美洲原住民會議過程的不同之處在於，會議會一直進行，直到每個人都得到了發言的機會，而且不尋常的是，會議會休會，然後回來繼續討論。

在新罕布什爾州華納鎮的一次難忘的小鎮會議上，一位選舉出來的官員提出一項表決案，支持一項憲法修正案，禁止焚燒國旗。辯論非常激烈。然後，一位退役海軍陸戰隊上校舉手發言。他參加過從二戰到越南戰爭所有的美國戰爭。上校站起來講話時，房間裏一片寂靜。這位高大、瘦削、有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氣質的男人說，他作為海軍陸戰隊員戰鬥，是為了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如果你認為是對的，你可以焚燒國旗。很快，進行了表決，這項表決案被徹底否決。

我們不能將市場與社會進行抽象的分離。市場與我們對美德、價值和道德的理解密切相關。市場總是會出現失敗。市場並非總是清晰的；市場並不總能夠恰當地評估污染、資源枯竭和生態破壞。市場不僅因生產的外部性而扭曲，還因隔離、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本土主義和各種偏見而扭曲。

成功的市場是自由和自然社區行動使然，不僅通過法律和規則體現，還通過社會價值觀和個人行為體現。生態行為必須成為我們的深層價值。如果我們必須制定法律來規定在井裏小便者入獄，那麼，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必須為污染者建造巨大的新監獄。

我們必須實施哪些市場規則？我們必須持續做出哪些選擇來構建和維護一個繁榮和平的生態和社會秩序？我們必須將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增長理解為這樣一個社會系統的表現和表達，而不是孤立和分離的變量。這就是行動中的民主。

（作者羅伊·莫里森，美國南新罕布什爾大學可持續發展辦公室主任；譯者蕭逸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獨立學者）

用生命影響生命

吳祖洪

2024 年 2 月，柯布生態書院生態文明系列講座第 34 場迎來了它的主講嘉賓——杭州燕築生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有着“美麗鄉村靈魂設計師”之稱的宋娜女士。宋娜女士演講的題目是：“田園生活：逃離與回歸——80 後姑娘引領窮村落走向時尚新篇章”。擔任本次演講主持人的是後現代農人 / 作家、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生態項目主任于思群女士。演講在有機過程哲學家、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博士熱情洋溢的介紹下拉開帷幕。

主持人于思群女士首先向聽眾介紹了講座主講人宋娜女士。宋娜，山東人，杭州燕築生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她是返鄉青年之中的先行者，是農業、農民、農村當代價值的發掘與商業轉化的探索者。自 2012 年返鄉參與生態修復，宋娜發起并操盤打造了朱家林國家級田園綜合體，成為鄉村振興齊魯樣板；參與“魯渝幫扶”去往大巴山深處，幫扶當地建立大漆全產業鏈和中華蜂保護與產業發展。宋娜從發掘當地特有資源入手，改造環境、促進就業、帶動脫貧，激活在地資源以共建共享，引入城鄉資源來共創共榮，探索鄉村可持續發展之路。朋友圈認為她是用建築寫詩的詩人，“美麗鄉村靈魂設計師”，她過着自己所謂的“一萬年不過時的奢侈生活”。

返鄉的背景

講座進行中，宋娜自稱為柯布生態書院的忠實粉絲，一直關注生態文明的進程。她作為一位 80 後姑娘的返鄉經歷是與時代進程同步同頻的。她為何返鄉呢？宋娜是一位出自農村的孩子，16 歲前一直是山裏的孩子王。她帶着山裏的童年快樂與大自然的力量奔赴到全國各地求學，進城工作。她對鄉村滿懷深深的眷念，每次回鄉都要到大自然去體驗。宋娜大學裏學法律，畢業後自學室內設計與建築設計，而後成為一位設計師。做自由設計師期間曾到過深圳、成都、昆明、上海等一線城市，最後選擇了杭州，因為這座城市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和她向往的生活方式。因在深圳的工作經歷而熟悉前衛業態，2008 年，宋娜以陳設設計（軟裝）在杭州創業。

返鄉的緣由

宋娜在杭州工作多年。有一次，她到廣州廣交會和深圳的藝展中心採購。她花了 40 多萬買了很多玻璃鋼材質的裝飾品（陳設藝術品），一位（打包）工作人員認為一文不值（“送給我都不要”）。人的不同訴求（價值），令宋娜想起家鄉被古董販子收走的老家具（板凳，椅子等）與這些玻璃鋼的差別，即不可持續的工業制品與成為“文化生態象徵”的不同。由此萌發出推廣生態陳設藝術品的想法——其中很多素材來自鄉村的傳統文化和優秀的中國非物質文化。例如宋娜曾參與的季裕棠先生在成都的群光君悅酒店使用中國瓷雕等，詮釋了藝術和生態價值在消費場景裏的應用，給宋娜帶來了啓示。當宋娜了解到建築行業是世界第三大污染行業的時候，宋娜對自己的行業開始產生質疑，并萌發了離開杭州的念頭，希望有機會從事生態事業。

山裏的三年

此時正逢自己家鄉的房子復墾，小山村一夜之間成為平地，宋娜從來沒有想過，當她自己在城市打拼奮鬥時，家鄉却消失了。正好山東有個荒山治理的項目：一位金礦老板回報家鄉，選擇一個山頭進行生態治理，邀請正在中國美院教授陳設設計課的宋娜老師回家鄉進行設計。宋娜欣然接受了邀請，在山裏一呆就是三年。這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是她真正投身到鄉村工作的轉折點。當時宋娜對社會發展有些遺憾，而又無能為力，這觸及宋娜心靈的痛處以及人生觀（價值觀）的重建。她需要回頭看自己，向內解決問題。例如，如何理解金礦老板這樣的企業家？如何理解老百姓？如何與老百姓打交道？當時正值山上修寺院。佛教師傅的教導“把衆生當父母看”，使宋娜在三年山裏的生活中學會如何協調人際關係。

願景的發起

宋娜三年的山中探索經歷引起了縣委領導的注意。2015 年，縣委書記找到宋娜。他對宋娜觀察三年的結論是：設計師好找，但一個駐山三年的設計師不好找。他認為宋娜的耐力和專業水平可以做一些落地的事情，于是邀請宋娜給政府做一些脫貧攻堅的解決方案。宋娜

對當時鄉村發展方向存疑（例如品質較差的樓房、供暖不足、沒有放農具的地方，以及搬遷村民，圈地售票等鄉村建設情況）。宋娜很想開拓一條新路，但空有理想，沒錢也沒團隊。縣委書記說，政府和社會其實不缺錢和資源，恰恰缺有想法和能把想法落地的人。縣委書記建議宋娜考察一下，選個地方，出個思路：方案合適政府就支持；方案不合適政府還是願意購買宋娜的服務，一起做點事。

得到縣委領導的接納和鼓勵後，宋娜開始調研。她最後選擇一個村莊：朱家林。朱家林非常像宋娜小時候自己的家鄉，是個沂蒙山區沒有資源的非常普通的小山村。宋娜要把朱家林建成“能回去的家鄉”。宋娜花一周時間將這個初衷和願景寫成一個方案上交給縣委書記。縣委書記拿着方案找市領導，市領導鼓勵縣委書記：“該方案能把縣裏的鄉村工作推進 20 年”。再經過三四個月的調研和考察學習，其間宋娜去過日本、中國臺灣及歐洲進行全球摸底考察，於 2015 年 12 月正式上交文案，政府會議討論一致通過。

願景的落實

宋娜開始駐村的艱難生活。宋娜作為一個返鄉青年，祇能住在村民家裏，條件非常艱苦，沒有幹淨的廁所、沒有淋浴、滿屋都是老鼠、跳蚤，宋娜全身過敏，其生活與城市有着天壤差別。三個月的初創期包括：（1）收拾院子：方案申請到 29 萬費用打造宋娜的辦公室。把（塑料等）現代裝飾材料改為就地取材，由老工匠施工（就地雇工）；（2）組織老百姓創業：成立各種工作隊，有包水餃的、烙煎餅的，還有種植隊、手工隊、建設隊等。根據村民和老人的不同特長分組，再成立不同的合作社。宋娜找銷路，找賣點；（3）鄰裏互助：工資不高，每天幾十塊錢，但老人們很滿足，經常給宋娜送食物；宋娜的院子成了老百姓探討問題和做工的地方。很多動人的故事從這裏誕生。宋娜從老百姓的求生欲望和生活的改變中，看到自己的責任和動力。

靈魂設計師

我們剛好處在一個國家重視鄉村建設的時代。宋娜的舉動獲得了國家政策 2.1 億資金的支持，她一夜之間成了網紅。三年時間，在宋娜的帶領下，朱家林 28 平方公里的 16 萬人實現脫貧。並且影響和帶動了全國許多有家鄉情懷、對時代有反思的年輕人，形成了一種時代潮流。宋娜認為環境設計本身解決不了鄉村問題，於是開始做人的工作：構建青年返鄉的環境和土壤。組織老百姓，組織年輕人，使年輕人與老百姓實現共生、抱團發展。一位記者將宋娜譽為“美麗鄉村靈

魂設計師”。宋娜也將自己的公司命名為“燕築”，寓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一位臺灣專家稱宋娜幹的是“社會工程”。宋娜的企業是“陪伴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有“自我造血能力”，不是一般的慈善機構，不靠募捐解決問題。

朱家林模式

2015 年：貧困村；
2016 年：脫貧攻堅；
2017 年：特色小鎮；
2017 年 7 月：國家級田園綜合體；
2018 年：山東省首批鄉村振興齊魯樣板。
2019 年鄉村振興正式開啓，朱家林將繼續努力成為未來新時代的桃花源。

朱家林模式的原則是：（1）不搬遷村民（堅持村民是主角）；（2）不圈地售票（堅持開放與共享）；（3）不獨資經營（堅持平臺與共建）；（4）不單一發展（堅持多元與共生）；（5）不拿來主義（堅持本土與特色），全球視野，在地行動；（6）不盲目開發（堅持生長與持續）。還有三生三美的理念：生活美，生產美，生態美；組織返鄉青年和企業創業創新（例如在林果業發達的沂蒙山區：研究新品種，引進德國安德魯新品種及果品加工；發揮年輕人優勢，很多駐村年輕人在朱家林結婚生子；宋娜還為孩子們打造了“小微園”，以國際教育理念培養師資；研學與自然教育；觀光工廠；電子商務等人才振興，產業振興工作；生態振興方面，周圍山地大量植樹造林；規劃建設：主題民宿，工坊，田園客廳，創客公寓等。村民創客，生生不息。

城口模式

與重資產（負債大投資）、強政府支持的朱家林相比，大巴山城口幫扶主要以小投資（不負債），創客輕鬆互動方式進行。以“東西協作，魯渝情深”為宗旨，幫扶“386199”邊緣群體（留守婦女、兒童、老人）實現“家庭團圓，體面生活”。其策略是先分析產業，再邀請人參與；通過智力幫扶，自謀發展，以創建小、美、輕、深的生態微產業群。城口原則為：共學、共創、共建、共享。其中包括一些對大自然的關愛和人文關懷的項目，例如問山石（對大自然的一種敬愛），蜂蠟（蜂蜜）產業（天人合一產物），大木漆（一種樹的汁液，有 8000 年歷史，比化學漆健康），古琴（中國古老樂器），書房（舉辦各類文化藝術活動等），推動殘疾人學習漆藝，得到健康修復和經濟收入的雙價值（關懷弱勢群體）。

回顧與展望

宋娜女士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踐行者。她通過知識、智慧和愛心的啟發，在鄉村振興和美麗中國建設中開辟了一種充滿創意和機會的生活方式；她通過對田園生活的回歸與實踐，活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以自己的新生命感染他人，成為許多年輕創業者效法的榜樣。在實踐的過程中，宋娜也看到一些項目的不足，例如鄉村仍留不住一些年輕人，缺乏幼兒園教育，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還需要長期投入。這些問題宋娜都看在眼里，記在心裏，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持續行動。現在宋娜返回杭州推進城鄉對話，推動城鄉要素流動，搭建城鄉融合橋梁，讓更多城市人了解鄉村，本着“到銀河裏把一些星星接引到地球上”的新使命，她要關心城市人迷茫、徘徊、內卷等困境，以及如何破圈、破圍等問題，同時推動城市消費者主動擁抱鄉村、參與鄉村生產，也讓鄉村的人更加理解城市人的訴求。

在生態文明的浩瀚視野中，宋娜用“生命影響生命”，一直用行動表達着她對生命，對萬物的愛。

宋娜女士的演講充滿着建設性，充滿着對鄉土的深情。她的每個故事都來自自己的親身踐履行，引起聽眾極大興趣。柯布生態書院院長，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共同創始人樊美筠對宋娜女士的演講做了精彩點評。認為宋娜女士真正做到了把詩歌寫到大地上，真正活出了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美。來自哈爾濱師範大學、揚州大學、河北環境學院等的師生，以及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江豚保護協會、揚州職業大學晨希社團等環保公益社團的青年志願者，通過騰訊會議積極參與講座，5000 餘人通過北大 i1898 平臺收看了本次演講。

★柯布生態書院生態文明系列講座由柯布生態書院，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和北京懷特海教育科技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研究、傳播生態文明理念與實踐的重要平臺。迄今為止已有小約翰柯布院士、張孝德教授和石嫣女士等 34 位國內外研究生態文明的前沿專家和一線實踐者在該平臺發表了演講，上百萬聽眾聆聽了講座，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瓦片情節”：反守為攻的保護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實踐

李 玲

王澐作為首位獲得建築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的中國人，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從建傳統藝術中汲取靈感，結合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態文明觀，呼應生態文明時代精神，睿智地在中國擔荷起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態文明藝術家責任，創造了獨一無二的風格，獲得了國際建築界的高度認可。王澐的作品其最富創意的設計是刻意保留了原有的耕地、魚塘等鄉村地貌：即原來的農民種、養的部分（盡管曾被詬病“大學不像大學”），建築環抱中有小麥、玉米、高粱、油菜、蘿卜、向日葵、綠茶等，還引來了數千祇候鳥。這是藝術家對大地、對自然浸透到骨髓裏的濃鬱的愛，更是這種愛的生態意識的生動表達。

之所以說王澐的作品是建設性後現代的，是因為他的作品幫助我們、我們的社會恢復與融洽和大自然的關係，在傳統、現代和後現代的整合中引導我們人類萌生與大地之間的親和感，增強人類對自然的認同和尊重。

用王澐的話說，植物離開土壤就難以生長，離開根更是無法存活。藝術作品和本民族的文化之間的關係就像植物和土壤的關係一樣，藝術作品離開民族文化也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建設性後現代藝術的一大亮點就是它的包容并蓄，對傳統文化的建設性欣賞態度，對歷史的選擇性吸收，為我們重估自己的文化傳統，汲取優秀的文化精粹，提供了廣闊的繼承和發展空間。

中國傳統建築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底蘊深厚。亭臺樓閣、廟堂殿宇、飛檐軒榭、園林牌坊，蘊含着歷史的積澱和華夏民族的技法薈萃，閃爍着炫目的智慧光芒，是先民們智慧的結晶，也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物質財富和珍貴文化遺產。令人遺憾和痛惜的是，在經歷了千百年歷史風雨的蕩滌洗禮和各種戰亂的摧殘，這筆帶有民族特色的財富，有的被損毀，有的已然千瘡百孔。所以，對傳統建築的保護和搶救迫在眉睫。這也成了眾多專家學者的共識。但如何有效

地保護，就成了擺在人們面前的難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因為簡單的保護無法滿足這種迫切的需要！而王澍認為，不能被動防守——以攻為守，是最有力的防守，在發展中傳承，才能更好的傳承，積極地促進傳統的進步，才可能獲得長足的進步。“去保護傳統，傳統還是會消亡。更重要的是在保護傳統的同時，如何能讓傳統繼續有生氣地活着。”王澍說。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也看到了這一點。

王澍設計建造的代表作品，比如寧波歷史博物館、上海世博會的寧波滕頭館以及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等，都表現出鮮明的“瓦片情結”

我國南方（主要在浙江東部一帶）素有傳統的“瓦片牆”建築方式。這種牆很獨特：由內外兩部分組成，內、外部分別由磚、瓦、土、石堆砌，覆以草、泥、石灰，並以之為托，遂稱托牆。建成極有特色“瓦片建築”，在中國傳統建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隨著時代的更迭和社會的發展，這類建築越來越少，近乎絕迹失傳。王澍對“瓦片建築”情有獨鐘，經多方考察探索，從一個小公園開始進行小規模試驗取得成功。之後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規模使用，取得成功。憑着一種對“瓦”的特殊情結，在經驗和技術日臻成熟的情況下，陸續在寧波博物館、上海世博會寧波滕頭館大規模使用就磚瓦片裝飾，展出後取得巨大成功。

舊磚瓦片的裝飾運用處處散發、表現出對傳統建築藝術的懷念和老建築逐漸消失的反思，以及對由于快速發展而大量拆毀古舊建築的痛心。而展出的成功則是因瓦片建築落成後滲透出的百年滄桑感和歷史厚重感，處處散發出的時間與空間的積澱印痕氣息，進而堆疊歷史本真的切近穿透力。

王澍的做法表達了自己的生態理念，更是考慮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與當代可持續發展的關係。這種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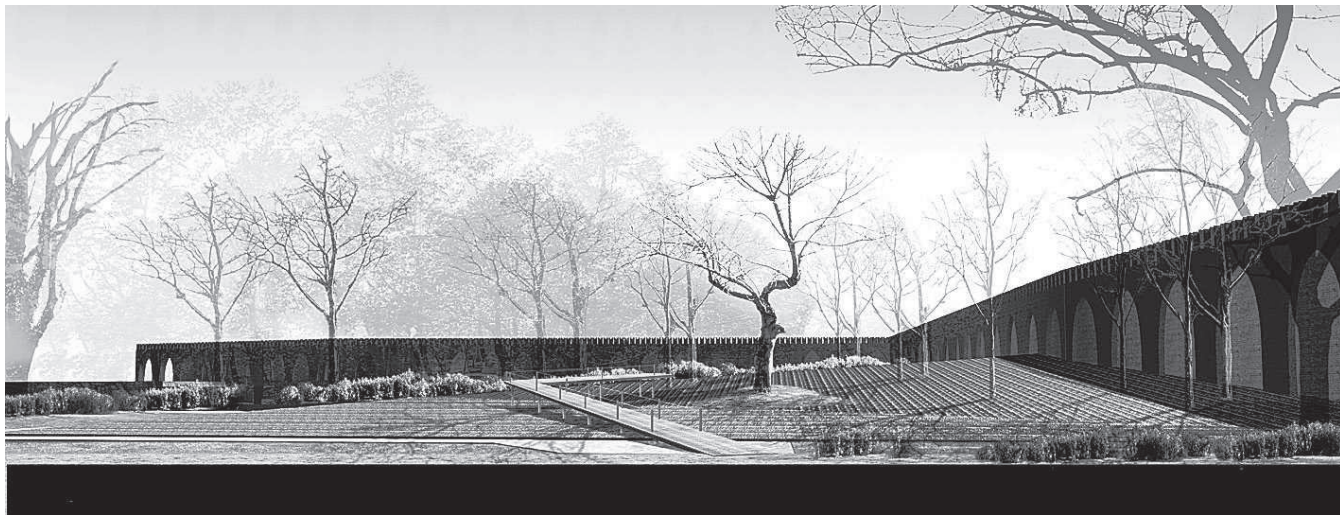
本身就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建築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2006年，僅用半個月的時間，王澍團隊建造了一個扎根傳統、又超越傳統的作品——“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參展作品“瓦園”。他聘請了幾名來自當地鄉村技藝精湛的泥工、瓦工和竹工工匠，按照自己的設計意圖，用青瓦、竹子搭建了一個花園式建築：青瓦屋頂、碧綠竹橋，形成游覽者踏竹橋、走瓦頂，恍惚進入傳統歷史中的時間倒錯感。瓦園不僅僅是建築，而是以一種極簡練的語言，蘊含着歷史的神韻，對當代建築引發深思、反省及聯想，構成建築與藝術、建築與歷史的交流時空。作品獲得“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大獎，獲得廣泛贊譽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的各種思考。

王澍這樣設計的動力和靈感，其現實背景是隨着中國現代化社會快速發展而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大規模拆毀現象給他的刺激，而更為飽含深意的就是出于生態原因而形成的高度環境責任感，更是體現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所主張的延續歷史文脈的理念。從歷經數百年風雨洗禮的舊磚舊瓦，到全部由當地工匠手工操作，所構成的或淡雅樸素或色彩豐富的牆體，一幅幅抽象派拼貼畫；凝聚了百年歷史，烙印着時光和文化的記憶，成了展示材料、展示工藝、展示美的歷史展品，清晰明確地延續了傳統，“以攻為守”地延續了歷史文脈。

王澍對瓦片的完美再利用，承擔着鏈接歷史與現在、現在與未來的重要使命。這一創舉不僅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生動實踐，更是一種巧妙的方式，既保留了歷史文脈的連貫性，又融合了現代主義的合理元素。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他找到了新的突破和超越之道，展現出了傳統與現代的和諧共存之美，同時為未來建築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又見格里芬的生態屋

梅 君

世界著名建設性後現代哲學家大衛·格里芬（David Griffin）博士已經辭別我們整整一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依舊頻繁地在我們的心頭蕩漾。

曾幾何時，我們多次携中國學者包括新華社記者，訪問這位曾兩次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我們時代的“生態俠哲”。當他與太太一同向我們展示他們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親手打造的生態屋時，每位來訪的中國學者都對他的遠見卓識感到驚嘆和敬佩。那一屋的二手家具，更是見證着格里芬這位過程大哲知行合一的壯闊人生。

2024 年新年伊始，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們再次踏上前往聖塔·芭芭拉的旅途，再次來到那座白色生態屋前，它依舊靜靜地矗立在海邊，盡管大哲斯人已逝。

隨着我們輕叩木扉，優雅的格里芬夫人安（Ann）為我們打開了柴門，在午後溫暖的陽光下，小院仍是格里芬博士在世時的模樣，庭院綠植點綴，風中搖曳之間，仿佛有他的身影閃過。格里芬夫人邀請我們登上二樓的客廳。那裏依舊保留着從前的風采，簡潔大氣的裝飾，寧靜溫暖的氛圍，窗外則是遼闊無垠的太平洋，潮水起伏之間，仿佛是格里芬博士凝視世界的定格瞬間。這個詩意的栖息地，曾經高朋滿座，也曾是格里芬四十本著作的誕生地。許多中國朋友曾在這裏向格里芬博士請教人類的未來。

安告訴我們，在格里芬生命的最後時光，他常常坐在那裏，面朝大海，思考並完成了他此生最後一本書《瀕臨崩潰邊緣的美國》（America on the Brink）。安將那本書作為禮物送給了我們。看着這本書，我仿佛看到格里芬坐在那裏默默沉思的場景，感受到他的思想如同春風穿過那扇窗戶，越過大海，奔向遠方，奔向世界的各個角落。他仍在，以一種有力的姿勢，繼續啓迪着世人，促使他們在如此亂世中反思現代世界的瘋狂，並指明前行的方向。

格里芬博士是一位享有盛譽的過程思想家，這也是為什麼過程學者們將他視為過程哲學的第四代傳人的原因。聯合國前高級官員扎亞斯（Alfred de Zayas）稱他為“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美國社會倫理學家加裏約翰·多裏恩（Gary John Dorrien）則認為，“在挑戰學院派的物質主義、無神論的現代主義方面，格里芬超越了所有人，他的作品多產、涉獵廣泛，以至于無法概括。”

確實如此，格里芬博士的研究並不限于過程哲學領域，而是跨越心理學、科學、宗教、神學、政治與歷史等諸多領域，特別是 911 之後，他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了全面與深刻的反思與梳理。這種反思，更是集中地體現在他人生最後一本書：2023 年出版的《瀕臨崩潰邊緣的美國——美國外交政策如何導致俄烏戰爭》。在該書中，他指出：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取代了大英帝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主導了世界的話語權。20 世紀 90 年代前後，隨着前蘇聯的解體，它更是成為世界上的單一霸權，將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加于他人之上。為此，僅在冷戰期間，美國就推翻了 30 個政府。盡管如此，幾十年過去了，美國的政策並未成功。格里芬在該書中指出：“除了被憎恨之外，美國越來越不被害怕也不被尊重。一個指標是美國試圖欺凌其他國家支持其對俄羅斯制裁的努力的失敗。”在 195 個國家中，祇有 30 個國家加入了制裁俄羅斯的行列，165 個國家並未加入。美國人和歐洲人幾十年來所普遍接受的觀念：即由華盛頓主導的西方是世界上一種美好的力量，這顯然是一個完全脫離事實的神話。正如 200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品特在獲獎致辭中所說：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美國遠非‘國際社會’的正義領導者，而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是恐怖主義的主要來源，是即將來臨的可能導致人類文明滅絕的環境災難的主要威脅。”

因此，格里芬清楚地看到，美國目前所奉行的單

邊主義的外交政策是不現實的。因為“事實上，其他國家更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霸權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較小的國家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與所有其他國家保持良好關係，不被迫選擇立場，在主要大國爭鬥時不成為犧牲品。美國領導人越早認識到其他國家并非通過同樣樂觀的眼光看待美國的全球野心，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將更為有利。”

相反，如果美國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不做任何的改變，世界將永無寧日。據此，格里芬博士提出，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應該正常化，它應該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它的外交政策應該根據以下新的“十誡”來判斷：

1. 不要屠殺人。
2. 不要剝奪人們的食物和水。
3. 不要偷竊人們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
4. 不要偷竊他人的個人財產。
5. 不要剝奪人們的自由。

6. 不要給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
7. 不要恐嚇人們。
8. 不要強奸人。
9. 不要羞辱別人。
10. 不要僅僅把人當作達到目的的手段。

斯人已逝，但格里芬博士上面所思所行無不顯示出他的錚錚鐵骨以及他對世界的忠誠（懷特海語）。世界很大，現在很亂，好在還有像格里芬博士這樣的先知先覺先行者，在災難面前，為我們擋在前面。這見證了你在亂世中仍與我們同在，不管生前還是生後。

也許這正如格里芬博士于 2022 年出版的《詹姆斯與懷特海論死後生命》（*James and Whitehead on Life after Death*）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終結，死後生命仍在繼續。你亦如是。“是嗎，大衛？”我在心中輕輕地問。那天聖塔·芭芭拉陽光燦爛，藍天白雲之下，有輕風拂過，我深知那就是你默默的回答。

萬物有靈

——景邁山的文化生態

徐嗎哪

2024 年 1 月 27 日清晨，我有幸參與了柯布生態書院主辦的生態文明講座《神聖與世俗：景邁山古茶林的生態智慧與共生密碼》，由在景邁山扎根研究當地原生生態與文化十餘年的薛敬梅教授主講分享，蘇志龍教授主持。

我恰巧是在講座開始前一分鐘看到宣講海報，即刻毫不猶豫地參加了。傾聽完全程的分享，內心充滿深深的感動。誠摯地感恩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和該院項目主任樊美筠博士在背後孜孜不倦地推動中國及全球生態文明，薛教授及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申遺工作組的教授們在地扎實的研究與推廣和保護。這場分享會深深地觸動着我，并燃起了心中對修復中華根和傳揚古老生態智慧的希望

自從疫情發生，這四五年多，我一直生活在自然

富饒的巴厘島，深深體會着自然母親給予身心的滋養。自然是慷慨的母親，無聲地孕育萬物生靈。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現代人脫離了自然，生出諸多身體的疾病與心靈的浮躁。

景邁山人向現代人傳遞了最樸素却又最珍貴的生態理念：生態自然中萬物有靈且相互依存，大到大樹的庇佑，小到昆蟲在生態圈中微分解着養料。而人的生存離不開自然的滋養，我們當不忘老祖宗的智慧教導，敬畏有靈萬物，感恩珍惜自然的賜予。

現代人的傲慢駕臨自然之上，無止境地攫取自然資源為己所利，正是當下人類很多疾病與身心失衡的緣由。人體的所有組成部分與土壤的元素一致，人脫離了土地自然，像是把大樹的根從土壤拔出來，斷了生命的滋養之源。我們該向景邁山人學習感恩敬畏自然萬物，

珍視尊重生態鏈中即使是微小的昆蟲螞蟻。這份謙遜能讓我們重新連接回自然，看見並學習自然生態中巧妙的智慧平衡。人從自然中來，敬畏自然也是敬畏我們自己的生命。

薛老師分享說，十多年來扎根景邁山的研究促使她變得更加平和，每次從山上回來都像是充電賦能般。我非常能感同身受，這些年透過連接回自然的根，我也逐漸地連接回身心的根。心安靜下來，感受身心與環境與自然的微妙合一。“我”消失在自然中，像空氣像自然元素一樣簡單地存在着，極易滿足感恩于自然的贈予：清晨的陽光、富氧的空氣、鮮活的蔬果……

雖身在海外，我却離不了中國禪茶。每日清晨我都要撩起輕盈却蘊含天地精華的茶葉。輕輕地衝開茶葉，茶葉的芬芳再次綻放開，如孩童捧着珍寶吸允茶氣。喝着溫熱的茶湯，如飲生命清泉。茶入體內，如河流通山脈間，茶氣流通入身體氣脈，打開活力的一天。

茶源自森林，祖先們以生命發現了珍貴的茶葉對人體的藥用，並傳承造福後人。茶在生活中可補充能量，精神上能以修身養性，是中華文化中的寶藏。

除了我個人飲茶愛茶，在巴厘島中國茶也非常受世界各地的友人們熱愛。國際友人們經常舉辦大大小小的茶會，以茶會友，彈琴唱歌跳舞。茶連接人心，不分國界地凝聚着社群。看來，中國茶文化對世界和平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呀。

我們應該更加珍惜茶，向景邁山人學習感恩自然，感恩銘記祖先。千年來，景邁山人秉持着信仰，傳承老祖先們的智慧與珍愛着祖先們的遺產。他們謹記茶祖的遺訓“要像愛護眼睛一般愛護茶葉”。古茶雖然經濟價值很高，但景邁人祇在春秋兩季采摘，其他時節由茶山休養生長，而且做完感恩儀式才會有節制地采摘。愛護珍惜茶山古樹滲入景邁人生活方方面面：從個人行為規範、村規條約，滲入到民族與宗教信仰中。

不為金錢利益所動，堅守着信仰，在現代社會尤為難能可貴。過度攫取自然，我們的後代以什麼為生存呢？正如祖先們為我們留下遺產，我們不也應該為後代考慮嗎？利益能滿足一時私心，却不及後代的生命可貴呀。

除了愛護茶山古樹，我尤為觸動于景邁山人信仰

“萬物有靈”，他們對萬物生靈持有敬畏心，相信大自然任何一種存在都有自己的價值，位于食物鏈底端的昆蟲也是大自然重要的一員。他們仔細地觀察自然界中微妙的變化，並通過祭祀儀式向自然界傳遞信息，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對話鏈接和和諧共生。

薛老師扎根茶山研究實踐，帶着心中的謙遜向茶山向村民們學習，讓現代人得以看見：村民們對茶魂的敬畏，對自然母親的感恩，珍視與尊重生態鏈中即使是微小的昆蟲螞蟻。

這份信仰的精神正是當代社會，尤其是新一代年輕人，需要撿回來的。對生命對自然的敬畏，對天地人合一的回歸，一直是老祖宗傳遞的亘古不變的智慧。連接回老祖宗的智慧，身體力行地傳承這份對生命的熱愛與向自然的學習精神。

全球生態的真正改變將發生于人類對生命的認識的轉變，向外攫取競爭祇會產生無止盡的欲望與爭奪。而回歸自然臣服于生命智慧，人類將真正明白生命的意義在于珍惜感恩當下、珍惜生命的給予。

我還非常動容于老師們聯合村民，不僅着眼于傳揚景邁精神文化，也顧慮到景邁逐漸讓人知曉，旅遊業的增長可能帶來的破壞，同時致力於對原生態保護與加強尊重原始文化的意識。

保護景邁山生態不止在于村民們，人人都應該承擔起一份對生態對生命的責任，以景邁山民為楷模，加強生態理念，將生態理念踐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人孤城，但眾志成城。正如王治河院長點醒的，不一定要在景邁山，我們學習着傳承着景邁山的精神，已經是景邁人了。

巴厘島人與景邁人相似，信仰萬物有靈，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祭祀儀式向萬物神靈祈福對話。但由于西方經濟的衝刷，當地森林土地受到了很大的砍伐利用。景邁人對生態保護的堅守、並在旅遊業的增長同時加強原生態文化保護管理，以及教育家們撬動民衆生態理念的轉變，將給世界帶來極大的借鑒意義。

由心地感恩老師們的工作與身心踐行，向國人乃至世界傳遞出景邁山的生態智慧與可持續發展模式。期待後續跟隨老師去山裏學習，也望有能力貢獻于這份事業！

季節的足迹（之一）

孫博紅

萬物以各自的方式醒來

——二月二觀側記

太陽和藹地欠身
俯視時的態度不再冰涼
風也平復了脾氣
帶着溫柔的口信
輕快地奔走在田野上
楊柳最先伸展腰肢
和像心思一樣纖細而敏感的枝條
一層層染着新的帳子
先浸了隱隱的綠意
後又染成了暖色的鵝黃
粗笨的槐樹看到了
也學着給胳膊換上深綠的衣袖
杏樹的花苞擠在枝頭
像簇擁在側幕探頭探腦的少女
蒲公英也鑽了出來
回味着去年放飛的經歷
小麥在等待着雨水
地丁正集結成群
薺菜挑逗着人們的味蕾
關了一個冬季的窗子紛紛打開
迎接地平線下的星宿抬起頭
當被溫暖以待
萬物會以各自的方式醒來

（注：在中國習俗裏，農曆二月初二也稱作龍抬頭。）

驚蟄

並沒有聽到
傳說中的雷 來把天空叩響
但麥田已在列隊迎春的儀仗
尖尖的幼芽 成行地豎起
綠色的旗子 還沒有挂上

湖水推開巨大的水晶窗子
藍藍的眼睛 映着天空的模樣
地丁們最先醒來
瑟縮着伸出小小的手掌
悄悄地試探 風的方向
按耐不住的 還有它們的鄰居
青蒿，老骨筋，還有泥葫
零零星星地躲在去年的枯草下
在尚且冰涼的陽光裏寒暄
喜鵲拖着長長的尾巴
在高高的樹上飄來飄去
風料峭着
把聒噪的麻雀們趕到竹叢深處
棉服也難以抵擋這最後的寒意
不知躲在土裏的小蟲們
是否真的在伸着懶腰
就像人們 已厭倦了冬天的心一樣

總有些等待需要忍耐

（寫在春分）

直到春分到了
海棠才慵懶地醒來
和丁香一起
開始裁剪登場的衣裳
春梅早已憋紅了臉
快繃不住地想要敞開嗓子
杏樹的花蕾蹲在枝頭
把殼一樣的花萼擠開一點點縫
悄悄試探着陽光的溫度 ...
麥田也已鋪好碧綠的氈子
準備迎接暖風的起舞
但蒲公英猶豫着不再長大
似乎放棄了乘着小傘去旅行的夢想
薺菜早就躲在背風的角落



吹響過春天裏第一聲口哨
但它雪白的小小的聲音
淹沒在北方的沙塵暴裏
楊柳用新綠的頭紗抵禦着灰蒙蒙的寒意
喜鵲瑟縮在枝桠間
不知是否還有心思準備新的愛巢
總有些難耐的日子
在將要花開的時候
所有真正的春天
都不會一蹴而就來到來

春天是一種倔強

（寫在春分二候）

終於
花們各個聲部一樹一樹次第響起
麥田像無數個樂手的連彈
在清爽的風裏蕩漾着綠色的快意
地丁和蒲公英滿地撒歡
把紫色黃色的小花
像叮咚的音符一樣灑得到處都是
楊柳的青翠
像如霧的和聲連成朦朧的一片
苦碟們挺起腰杆
已站好了將要合唱的姿勢
麻雀們的對歌也歡快了起來
雲上隱隱傳來大雁此起彼伏的 solo
稻田離注水還早
已經有長腿的水鳥性急地飛來查看
蜂鳥蛾搶在蝴蝶前頭
忙碌地在花叢裏吸吮
甲殼蟲也醒了
憨憨地從土裏鑽出來
爬到了剛剛張開的三葉草上
還有些種子正等着播撒
還有些新芽正在醞釀
幾乎所有被冬天驅逐過的都在回歸
幾乎所有在嚴寒裏沉默過的都會重新歌唱

北方的谷雨

杏、蘋果、梨和海棠

那些嬌俏而恣意的爛漫已經褪了
都裹着一身素衣
忙着孕育宛如胎兒的幼小果子
重瓣櫻和碧桃則艷麗得似一片片錦霞
不管不顧得就像丁香的濃鬱
梧桐甜絲絲的清香飄得很遠很遠
紫藤優雅地把一串串詩歌挂在藤下
風帶着柳絮在碧綠的麥田上起舞
蒲公英們興奮地比賽着把一簇簇小傘放飛
懸鈴木去年的風鈴還沒摘下
新的就已在樹梢歡快地搖晃
苦菜和苦碟把明晃晃的小花
密密地灑遍每一處田野
燦爛得就像星群落在了地上
沒有誰忍心打擾這沉浸的忙碌
就連如約而至的雨滴
也是在夜裏悄悄飄落
輕輕吻過籬笆邊上的牡丹
據說林徽因的《四月天》是寫給兒子的
春天的最後一個節氣
是這世間最溫柔的暖

當北風吹起了

（寫在小雪節氣）

當北風吹起了
我們就把枝條凍在窗上
當大雁去了南方
我們就撒些碎米在麻雀嬉戲的空曠谷場
當小草都睡了
我們就把棉被曬出陽光的味道
當没人再記起自己
我們就可以聽出風裏的秘密
它們訴說啊
那些浪迹江湖的故事
它們吟唱
四季曾經的顛沛流離
它們的歌裏有酒
淹沒 狂喜或是悲傷
它們的詩裏有茶
輕輕啜飲 自嘲還有安詳
它們喚來天上的浮雲

結作檐下最晶瑩的童話
挂成一排
折射出太陽的來信
祇是看不出
它們究竟是蒼老 還是年輕
祇知道它們像任性的孩子
想唱時就大聲唱了
想睡時就悄無聲息

深冬

（寫在大雪節氣）

當樹梢上的枯葉即將落盡
當已很久都沒有大雁的回音
當北門與太陽的距離越來越遠
一個在黑夜的地平綫上
一個斜挂在落寞的南天
時間的影子越來越長
默默覆蓋萬物沉沉的夢鄉
它們靠昏睡挨過最凜冽的清空
也靠昏睡遺忘無可赦免的離別
待一覺醒來
去年的燕子可能回來尋找舊巢
前世的人們 遇見却不一定再能相認

夕陽投在空閑的白牆上

（寫在冬至）

不再努一頭花冠
不再打理葉子綴成的衣裳
冬天的樹
閑得祇剩了枝丫

河流不再奔走
所有的水鳥都不再光顧
河床索性沉沉睡去
池塘冰封了魚兒跳躍的衝動
水草也不再逐波飄搖
大地蓋一床大雪絮成的被子
兀自入夢
祇有烏鴉到處流浪
麻雀成群地開在光禿禿的樹枝上
我捧一壺溫熱的茶
看夕陽穿過窗子
把時光投在空閑的白牆上
搖搖晃晃

小寒

最徹骨的日子 已經過去
瓦上的雪 已懶得修補殘妝
如迫不及待想演完的冗長故事
散散漫漫地溜下房檐
滴滴嗒嗒地舒着氣
奔跑的娃娃們試圖脫去厚重的棉服
被細心的媽媽們及時呵住
北風不甘地呼嘯着
回旋了來
顯示自己還在
枯草連着灰褐色的遠樹
仍如深冬一樣
祇有小麥的睡衣是綠色的
裹着已做了一個冬天的夢
在已殘破的雪被下
像貪睡的孩子 還沒蘇醒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周桂鈿

葉朗

樂黛雲

安樂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實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